

後古史辨時代
之中國古典學
吳銳 編



後古史辨時代之
中國古典學

吳 銳 編

唐山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後古史辨時代之中國古典學 / 吳銳編. -- 臺北市 : 唐山, 2006[民 95]
面 : 公分

ISBN 978-986-7021-20-5(平裝)

1. 學術思想 - 中國 - 先秦(公元前 2896-221) - 論文, 講詞等

112.107

95021095

人文書會叢書 6

後古史辨時代之中國古典學

叢書主編 李紀祥、邵東方

本書主編 吳 銳

文字校對 黃聖修

文字編輯 羅時清

出版發行 唐山出版社

10647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333巷9號地下樓

電話 - (02) 23633072

傳真 - (02) 23639735

網址 - <http://blog.yam.com/tsbooks/>

電子郵件信箱 - tonsan@ms37.hinet.net

郵撥帳號 - 05878385 戶名 - 唐山出版社

印 刷 國順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 2006年11月

定 價 400元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第1832號

如有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

ISBN 978-986-7021-20-5

序 言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論文集，是《古史考》九卷的一個節選本。《古史考》九卷是一套反映 1949—2003 年之間中國古典學研究進展的專題論文集，在湖北民族學院的大力支持下，2003 年 12 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後引起的巨大反響是大陸近年學術著作中罕見的。為了使大陸以外的學術界更多地瞭解這套 647 萬字的巨著，承臺灣佛光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李紀祥教授的雅意，在臺灣出一個節選本。作為本書的執行編輯，我很願意寫幾句話，使讀者對此書有一個初步的瞭解。

編《古史考》的想法是在 1999 年，最初考慮將書名取為兩個字的《續古》，結合 2002 年我主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重點課題「古史辨運動八十年」，紀念古史辨運動的先驅和參加者。2002 年 6 月，我將要收的文章選定，向作者大量發信請求授權，感覺書名不倫不類，年底我個人考慮將書名定為《中國古典學》，第一至四卷紀念胡適先生，第五卷紀念錢玄同先生，第六卷紀念顧頡剛先生，第七卷紀念童書業先生，第八卷紀念楊向奎先生，第九卷紀念楊寬先生。2003 年 2 月 2 日（正月初二），我給顧頡剛先生的助手王煦華先生拜年，順便徵求他對書名的意見，王先生說，你編的書應當根據時代區分，乾脆叫《古史辨》第二輯、第三輯，把白鳥庫吉、童書業、全漢昇、賀昌群等 1949 年以前的文章去掉，專收 1949—2000 年的文章，作為《古史辨》第二輯，2001 年以後的作為《古史辨》第三輯，1949 年前已出的《古史辨》第一至七冊作為第一輯，這樣各輯時代分明，還可以不斷往各輯加東西，如《古史辨》第八冊。王先生的意見當然有所本。按：

顧先生 1933 年在《古史辨》第四冊序中說，他希望在他死後還有人繼續編《古史辨》，強調自己並不想做「古史辨」的中心人物，而只是做「古史辨」的分工中的一員。1934 年，他在《古史辨》第五冊自序中說：

我的編輯《古史辨》的動機，並不是想把他當做自己的著作，乃是要它做成中華民國學術史上的一部分的「史料彙編」。……書，由我編固可，即不由我編亦可。上次出的第四冊，就是羅雨亭先生（根澤）編的。……出版之後，許多人覺得詫怪，說：《古史辨》為什麼不由顧頡剛編了？我覺得這種態度未免胸懷不廣：學問非財產，何必私有呢？古史的園地寬得很，應當做的工作多得很，竭顧頡剛一人之力也不過耕得百畝，何必把那些不耕之地也佔攔了¹！

1955 年 7 月，他在讀書筆記裏感慨：

然予今日神經衰弱已甚，精神慙慙不振，不得不有望於歷史一所及中華書局之派人相助。倘得樂學青年，惠然肯來，則予發其端，而由彼等成其功，亦所至願也²。

¹ 2004 年 8 月新發現的顧頡剛先生 1940 年 2 月 2 日為《古史辨》第七冊寫的序，其中說：「常常有人問我，『《古史辨》要出到幾冊才完？』我答道：『《古史辨》是出不完的，只要中國古史方面有問題在討論，就有續出《古史辨》的可能。《古史辨》不是一人的書，也不是一世的書，而是一種問題的討論的記錄。你們把這一種書看作不定期的雜誌罷！』」此序收入《古史辨》修訂本第七冊（海南出版社，2005 年 5 月）。在 2005 年之前，《古史辨》只有鉛印本和據鉛印本的影印本。《古史辨》修訂本首次擺脫鉛印，首次電腦排版膠印，保留繁體字、專名號、波浪線書名號，原來文內、文末的注釋統一為註腳，以便閱讀。本人據顧頡剛手批《古史辨》第一冊、第七冊和自己的判斷，修訂錯訛上千處，而且將影印本刪去的彩色、黑白插圖補上，連初版的老廣告也附錄在新版書末，忠實地保存了老版本的原貌，包括舊版的字形，如眞、減、曾。難字均由本人造字，全書沒有一個手寫字。

² 顧洪編《顧頡剛讀書筆記》第八卷（下），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年，第 6231 頁。

1972 年，他在讀書筆記裏又說：

可惜的是二十世紀是一個「四海翻騰雲水湧，五洲震盪風雷急」的政治大革命的時代，不但我的同輩和後輩得不到安定的讀書治學生活，即我自身亦得不到此種生活，悠悠忽忽，坐待晝夜之推移，而年日以長，體日以衰，恐終無實現之期矣。更數十年或數百年，階級鏟平，國界消滅，必將有人起而任此工作者，其能悲我之境遇而繼續走我之路線者乎？則崔述與我將含笑於九原矣，不禁企而望之³！

1978 年 9 月，八十五歲的顧頡剛先生擬訂《顧頡剛工作計畫》，其中說：

此三年、五年、八年計畫，其能由我自己完成與否，實不可知。所幸王煦華同志奉調來京，我已將一生積稿盡付與他，並向他說明整理方法。在我生存期間，一切可由我和他商量著幹；在我去世之後，他依然可照我的遺願繼續幹。歷史所現有及將來的研究生中，如有適當人才，亦可選取數人，在他指導之下合力工作⁴。

更直接的是，顧頡剛先生在 1943 年 3 月 1 日日記寫下了編輯《古史辨》第八至十八冊的計畫⁵：

第八冊——古地理

第九冊——春秋三傳、國語

第十冊——三禮、制度

³ 顧頡剛編《顧頡剛讀書筆記》第十卷，第 7863 頁。

⁴ 承王煦華先生提供的手稿。收入《古史考》第五卷。

⁵ 承王煦華先生 2002 年 4 月 16 日從顧先生 1943 年 3 月 1 日日記抄出，並經顧先生之女顧潮研究員核對。

- 第十一冊——民間傳說
- 第十二冊——尚書
- 第十三冊——諸子（三）
- 第十四冊——天文、曆法
- 第十五冊——研究古史之方法論
- 第十六冊——禹及他種神話
- 第十七冊——竹書紀年、史記等
- 第十八冊——古器物

2003年2月21日，我向顧頡剛先生家屬徵求「《古史辨》第二輯」書名的意見，被告知王煦華先生已把自己的意見和他們談過，家屬同意。2003年8月7日，《古史辨》第二輯第六冊《帝繫的偶像》先期出版，準備在第二天紀念顧頡剛先生誕辰110歲紀念會上發給與會者，顧頡剛先生家屬突然說這個書名不妥，於是這一冊被毀版，其他各冊全部推倒重新排版，這是第二次毀版。經過善後工作，2003年12月以《古史考》為書名出齊九卷。第六卷換下顧頡剛先生的照片，改為紀念王獻唐先生。為淡化《古史考》與古史辨派的聯想，第七卷連童書業先生的照片也換下，改為紀念陳獨秀先生。此前第八卷則因楊向奎先生家屬抵制楊先生原配所生女楊永賢女士紀念她生父的文章而勒令撤調楊先生本人照片和楊先生本人的文章多篇，造成第一次毀版。當時採用《古史考》這一書名還有出版制度上的考慮，將來我編書，還是傾向於用與世無爭的《中國古典學》的書名，已經在《古史考》各卷作了預告，可見有人揣測《古史考》受到了顧頡剛先生家屬經濟上的支持，實在太冤枉他們了。他們對《古史考》深惡痛絕的態度，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當時承王煦華先生的好意採用「《古史辨》第二輯」的書名，是為了在《古史辨》備受斥責的情況下弘揚它，後來不用這一書名，也是為了保護它不受牽連，殊途同歸⁶。

作為高起點的純學術著作，《古史考》分20世紀批判胡適運

⁶ 王煦華先生至今堅持他所建議的《古史辨》第二輯、第三輯書名，符合顧頡剛先生本人的意願，沒有什麼不妥。

動史料、1949 年以來重大史學思潮、民族、道統、宗教、夏商周斷代工程（五至九卷，簡體）六大主題：

第一至四卷：批胡適甲編、批胡適乙編、批胡適丙編、批胡適丁編

「看，照妖鏡裏是什麼東西？
一隻狗，套著美國項圈的走狗！」

這是 1954 年底批判胡適運動中對胡適的刻畫。批判胡適的文章在 1955 年鋪天蓋地，胡適被指控在政治上投靠洋爸爸美國（「於是這個奴才，顧不得一切，索性連褲子都不穿就跳起來為他的主人『保鏢』了」），販賣無祖無宗、崇拜西方的洋奴思想。他和蔣介石生在垃圾堆上，蛇鼠一窩，像蒼蠅，同時又像狐狸精一樣狡猾。即使他的學術著作，也是篇篇有毒，句句有毒。而「敵人是不會睡覺的」，因此批胡就是打鬼捉妖，也是思想上的消毒運動。《古史考》一至四卷彙集 1949—1980 年大陸批判胡適運動史料，以 1955 年為主。此次出版，等於為胡適平反，說明當年的大批判是錯誤的，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方向的正确性。

第五卷：古典學批判

以 1949—2003 年 54 年來重大史學思潮為中心，如古史辨、「走出疑古」、文化保守主義等問題。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之後，流行「保守主義」，不少人把新文化運動混作《河殤》來批判，殃及作為新文化運動組成部分的古史辨運動。在歷史學領域，出現了呼應保守主義的標誌性口號——「走出疑古」。媒體追捧「走出」，諱言「疑古」，海內外學者同時注意到「走出疑古」

由一個私人口號引導為國家口號。《古史考》的特色是提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身體力行的批判性研究，本卷對這一口號及其涉及的問題作了全面駁正。

第六卷：帝繫的偶像

本卷以民族問題為中心，分析了炎帝、黃帝、鳥夷等族系的起源，分析了在華夏中心主義下的夷夏之辨，也分析了世界範圍內的民族主義思潮，特別是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例如「走出疑古」思潮要恢復黃帝一元、三代同源說，並聲稱這將有利於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有利於統一、統戰，試圖將一元論上升為政治正確性的話語。本卷編者強調科學研究以獨立求真為前提，不能為了某些良好的願望半推半就地加入護偽造偽的行列。

第七卷：道統的偶像

以古代道統、正統問題為中心，濃縮了幾千年的政治史，與民族問題關係密切。黃帝一元、三代同源的「正統史觀」，滋生出「華夏文化中心主義」，只有黃帝一系的後代建立的政權才被認為是合法的，非華夏族建立的政權為獲取合法性，刻意把他們的先祖說成黃帝的後裔。另外，政權的轉移被認為是按照神秘的水、火、金、木、土「五德」循環往復。群雄為角逐「正統」的合法性，需要對「五德」作出有利於自己的解釋。另外根據儒家的說法，從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都有「道」的統緒相傳不絕。得這一道統的有身居高位的聖王，是有位有德；也有在野的平民，是有德無位。歷代統治者都想集正統與道統於一身，知識階層則試圖抓住道統論，求得一點獨立的空間。

1998 年，湖北郭店戰國竹簡公佈，學術界頗受爭奪「新道統」發明權的刺激，本卷也有討論。

「帝繫的偶像」、「道統的偶像」是採用顧頡剛先生打倒四個偶像的說法。

第八卷：神守社稷守

以宗教為中心，涉及神權、王權、國家起源。「神守」「社稷守」出自先秦典籍《國語·魯語》，編者將神守解釋為像梵蒂岡那樣的神權組織，社稷守則是像義大利那樣的王權國家，最初所有的社會實體都是神守，也就是說只有梵蒂岡，沒有義大利，後來從神守分化出社稷守，即最早的國家，這就是義大利；同時，還沒有跨入國家門檻的神守仍比比皆是，也就是說梵蒂岡與義大利長期並存。文明起源是中國古典學研究的熱點，按照恩格斯的意見，國家是文明的概括，那麼文明起源的核心是確定何時出現國家，也就是確定何時從神守分化出社稷守。本卷有多篇論文討論了早期國家的王權與神權。

在人類的早期階段，未能將自己與自然分開，他們在逐步探索自己生存的現實空間和超現實的精神空間。超現實的精神空間過去被劃入唯心主義加以否定，實際它有豐富的內涵。在文明的初始階段，起維繫作用的就是「神」的信仰。神秘主義貫穿了現今人類歷史的始終，本卷集中討論了中國神秘主義的源流。

第九卷：民間論三代

以夏商周三代年曆、文明起源研究為中心。1996 年 5 月，國家史無前例地投入了幾千萬元的資金，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2000 年通過驗收，公佈〈夏商周年表〉。2001 年被評為「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重大科技成

果。媒體追捧「工程」超過了明朝的《永樂大典》、清朝的《四庫全書》，摘取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桂冠。本卷否定了斷代工程制定的〈夏商周年表〉。在本書編完之後，2003年陝西眉縣楊家村出土的銅器群，與〈夏商周年表〉不合。2004年新出陝西周原甲骨文首次出現「哉（再）生霸」，從實物上動搖了斷代工程的曆法基礎，也證實了本卷的預見性。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前輩學者何幼琦先生在他2003年的絕筆之作《西周編年史復原》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了把（李學勤）個人的偽劣產品冒充國家的斷代工程，不管正確與否，爭取公佈出去，造成既成事實，強迫世人同意，強迫國家同意，把欺騙性異化為正確性」，那麼，「揭發和批判偽科學，是學者的神聖使命」（《古史考》第九卷王寧語）。何幼琦先生的書由湖北人民出版社，而《古史考》編委會全是湖北人，我國夏商周考古學權威、北京大學鄭衡先生據此稱2003年是中國學術的「湖北年」。

在古史辨運動初期，最早與顧頡剛先生論戰的劉澹藜，36歲就死了，顧先生為彼〈晉惠帝時代漢族之流徙〉作前言，哀悼他的早逝：「我們二人，大家知道是辨論古史的論敵，但天下惟有對於有人格的敵人才有真實的欽慕。」⁷其他與顧頡剛先生爭論的胡堇人、柳詒徵也是「有人格的敵人」，這三人對傳統文化的眷念是發自內心的真實立場，不是迎合某種風氣做進身之階。正如胡適總結的那樣，「這一次討論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雙方都希望求得真相，並不是顧先生對古史有仇而劉先生對古史有恩。他們的目的既同，他們的方法也只有一條路：就是尋求證據。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他們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⁸1989年之後，反疑古思想成為主流史學，焦點在於

⁷ 顧潮《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246頁。

⁸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修訂本）第一冊，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163頁。

黃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框架。早在中國時代，中國先民已經有了發達的文化記憶，凝固在《大戴禮記·帝繫》等書，就是黃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框架，這種文化記憶與歷史實在是有差別的，古史辨派正是小心翼翼地從蕪雜的文化記憶剝取歷史實在，他們自稱為「辨偽」。《荀子·性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楊注：「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古史辨派所說的「偽」，應當多從「人為」上理解。走出疑古者無視古史辨派的辨偽證據，兀自「大膽」走出，黃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框架當然要恢復，其他如黃帝與河圖洛書，甚至在清朝定案的偽《古文尚書》，也在恢復之列。「走出疑古」風甚至從歷史學發展到考古學、古文獻學，甚至文學⁹。本來，連考古學家都強調：「今天凡有史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帝繫姓〉、〈晉語〉、〈帝繫〉、〈五帝本紀〉與〈三皇本紀〉等古籍所載的中國古代史是靠不住的。」¹⁰可是李學勤先生「走出疑古時代」（我稱為「第十三批判」）抓住中國人的「五千年情結」，一再訴求只有「走出疑古」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他指責「疑古派」鼓吹「東周以上無史」，抹殺炎帝、黃帝文明，打消了民族自信心、瓦解了民族凝聚力。他談道，在相當多的西方書籍中，中國古代文明被列為四大文明中最晚的一個。中國人自己講起 5000 年歷史也總有點小心翼翼，不敢篤定其實。夏商周斷代工程作為一個「凝聚力工程」¹¹，所公佈的年表粗看起來，可能和過去我們在辭典上常見到的年表也差不多。可是，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們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西元前 21 世紀，還差了將近一千年。因而有「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要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基礎上，把

⁹ 考古學的例子，筆者在〈對新文化運動先驅剝皮拔毛引起的思考——學習第十三批判筆記之四〉（《古史考》第六卷）已有評論。古文獻學的例子，如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 2001 年博士入學考試題目有一道選擇題：「簡評『走出疑古時代』說」。文學的例子，如杜貴晨說：「近年來李學勤等學者提出『走出疑古主義』，也應該適用於古代小說研究。」見〈關於羅貫中《三國演義》的著作權問題——與張志和先生商榷〉，《泰安師專學報》2001 年第 4 期。

¹⁰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1999 年，第 358 頁。

¹¹ 祝華新、盧新寧〈力挽千載唱大風——寫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際〉，1996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報》。

視野再擴大一下，在時間上再往上推一千年。李先生說，根據我們已有的知識來估計，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西元前 3000 年左右。黃帝離現在約 5000 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這麼來的¹²。本來，5000 年文明史、黃帝一元、三代同源都是需要論證的根本性問題，走出疑古者先是振振有詞地說「疑古派」錯了，既而認定「疑古派」的錯誤是由於疑古過頭引起的，因而需要走出疑古。這真是自我感覺良好。我希望他們學習一下顧頡剛先生於 1940 年 2 月為《古史辨》第七冊寫的序¹³，其中說：「……可是一般貴耳賤目的人，還在罵『顧頡剛說禹為蟲』，『《古史辨》太過火了』，我願意他們肯耐心把這本書翻一下，千萬不要使疑古的人不盲目而反對疑古的人反盲目了。」這簡直像預先為走出疑古者寫的忠告。

正如學者觀察的那樣，「『走出疑古時代』正演變為國家的口號」¹⁴，與這一口號相左的論著都難以出版；由於沒有了對手，因而也養成了走出疑古者虛驕的氣勢。無論從資歷還是學識，學術界的前輩、同行都比我更有批評的資格。可是大家情願一團和氣地討生活；直到 2003 年 12 月《古史考》九卷的出版，疑古的聲音才得到張揚。魯莽淺薄如我，又豈敢作繞朝，贈士會以策，可是由於我的懷疑的本能稍微重一些，竟打破沈默，貿然地扮演了說出皇帝新衣真相的男孩的角色，知我罪我，都成了難以避免的事情了。《古史考》出來以後，沒看過這書的人想當然地把我們也視為「疑古派」，看過這書的人知道我們已聲明不屬於任何派別¹⁵，就叫我們「新疑古派」¹⁶，或者叫「批判學派」，以為有一批人在

¹² 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及其研究〉，《齊魯學刊》2002 年第 4 期。本人根據恩格斯「國家時文明的概括」，從神守、社稷守（即神權與王權）在夏代的分化，獨立研究出中國文明的上限在夏代，見本書拙作〈從神守社稷守的分化看黃帝開創五千年文明史說——學習第十三批判筆記之六〉。夏商周斷代工程定夏代為西元前 2070 年，有拉長之嫌。

¹³ 已收入《古史辨》16 開繁體橫排修訂新版，2005 年 5 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¹⁴ 谷中信一：〈新出土資料的發現與疑古主義的走向〉，原載日本《中國出土資料研究》1998 年 3 月號。收入《古史考》第五卷及本書。

¹⁵ 《古史考》第五卷第 473 頁。

¹⁶ 早有人在網上自稱「新疑古派」，如

經費的支持下做事，這實在太高看我們了。其實我們像大多數學者一樣可憐，自己的書也無錢出版。現在一切真相大白，《古史考》與古史辨派沒有任何關係¹⁷，古史辨派的榮光我不會去繼承，《古史考》的缺陷也不會累及古史辨派。我對古史辨派先哲的辯誣，不是要往這個學派裏鑽，而只是出於一個學者的義憤。我個人的榮辱何足道哉，不過是惴惴栗栗，唯恐自己作了古史辨的罪人，所以所到之處，不厭其煩地澄清：不存在一個與「疑古派」有繼承關係的「新疑古派」¹⁸。不得不作這樣喋喋不休地說明，我已經深感疲憊。過去有人指責古史辨運動的先驅錢玄同先生「作法不自斃」，我們心自問，我不曾作過潛入某門派之「法」。二十年來，本有定名的「古史辨派」被刻意稱為「疑古派」，以強調他們只疑古不建設，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疑古派」還是一個貶義詞，有人諷刺說：疑古派都走到死胡同了，你們新疑古派又能搞出什麼名堂！最近在北京平谷縣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某位主張黃帝發祥於北京平谷然後向陝西、河南、山東輻射的學者，輕蔑地斥責持不同觀點者為新、老疑古派。唉，疑古派、新疑古派讓人

http://www.ywsl.com/bbs/bbs_show.asp?id=6217 「竊以為：上一代的恩怨勿涉為宜」。也有將顧頡剛等人稱為「第一代疑古學派」的，如朱大可《文化口吃與歷史的真相》，<http://www.culstudies.com>，則作者心目中必有第二代疑古學派、第三代疑古學派……。

¹⁷ 我雖然給楊向奎先生做過6年助手，但楊先生早已聲明他不是古史辨派；我又長期追隨劉起釭先生問學，拙著《中國思想的起源》出版前，第一、二卷請劉起釭先生審稿，在肯定拙著為古史辨辯誣的同時，劉先生批評拙著在根本問題上偏離了顧頡剛先生的方向，如神守社稷守問題，炎帝、黃帝、鳥夷三大族繫的劃分；王煦華先生是我學習古史辨學術的引路人，曾命我協助整理《古籍考辨叢刊》第二輯，《古史辨》第二輯第六卷毀版後，我主動脫離了整理工作。一位熱愛顧頡剛先生的先生特別告誡筆者：「疑古辨偽固然應當繼續發揚光大，但不必打著『古史辨』的旗號」，他最擔心我與上述顧先生的三位學生關係密切，會建立起古史辨派的繼承鎖鏈，現在說明這種關係並不存在。這三位先生每個月只有一千多元（人民幣）的工資，我親眼目睹了他們在簡陋的條件下研究學問的艱辛，對顧門風範的神往，再對照走出疑古者見錢如鷹鷂之逐鳥雀的滑稽，剽竊、造假、歪曲、炒作手段之嫺熟，使我在反駁中掩飾不住輕蔑，這是我的不成熟，成為《古史考》的一大缺陷，收入節本時一字未改，以存歷史之真。

¹⁸ 例如2004年11月在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的研究，2005年10月在臺灣佛光大學的演講。

反感到這樣，可以說史無前例。過去，商君變法失敗，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古史考》艱難出版的前前後後，也使我感歎：「嗟乎，編書之敝一至此哉！」我有時突發奇想：要是顧頡剛先生能目睹這一切，他將作何感想？

當然，好的跡象也不是沒有。2005年3月4日，《中國文物報》登載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現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徐蘋芳先生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嚴厲批評，指出「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以來，評論很多，國內外的爭論也已公開化，這是很正常的學術討論，真理會愈辯愈明。」所謂國內大規模的「公開化」，應從《古史考》算起吧。《南方週末》2005年4月7日美國王晴佳教授〈後現代讀書法〉一文，從顧頡剛《古史辨》講到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和新出的《古史考》，稱「今天的古史討論，又添輝煌」。報紙編輯在《古史考》書影下配了一行字：「《古史考》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基本思路提出了全面質疑」。2006年2月16日《光明日報》刊載王學典先生〈《古史辨》第一冊出版80周年感言〉，坦言「作為『走出疑古』主張結晶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也被學界敲擊得遍體鱗傷」。2006年3月24日出版的第2期《文史哲》雜誌，刊出了楊春梅女士正面討論「走出疑古時代」的長篇論文《去向堪憂的中國古典學——「走出疑古時代」述評》。這些情況在2003年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古史考》以未發表的文章帶動已發表的老文章，試圖解決一些問題，也提出了一些問題，無非是引起討論，既不想佔據一個時代，更不想把我們「走出運動家時代」的口號依附為國家口號。《古史考》各卷封底已經說明：「古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亦《古史考》之所以興也。」

兩年前，李紀祥先生就催促我從《古史考》九巨冊中選出一些篇作為節本，書名《後古史辨時代之中國古典學》他都想好了，我一直沒有動手，主要是我不願再編可能與「古史辨」三字產生聯想的書。而且，「古史辨」構不構成一個「時代」，本身就很成

問題，至少它在 1949 年之後，作為中國大陸一個非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絕無佔有一個時代之可能；但就其長久的活動和至今備受爭議的影響來說，我們未嘗不可以將 1926 年《古史辨》第一冊的出版到 1980 年顧頡剛先生的去世這 54 年稱為「古史辨時代」。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學術界不乏「後疑古時代」的提法。今年 4 月，我陪李紀祥先生率領的恩施非物質文化臺灣考察團訪問湖北民族學院，並遊覽恩施市、咸豐縣、利川市，又承他催促，於是我粗略地從《古史考》421 篇¹⁹文章中選出 13 篇編為本書，既可以反映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國古典學的概況，又體現了一種建構新疑古主義立場的努力。雖然「古史」、「疑古」乃天下之公器，《古史考》所涉及的問題，我還會糾合同志，繼續研究，但為了避免這些名詞會引起他人的過敏和誤解，這類討論將恢復《中國古典學》的書名分輯出版，像本書一樣，希望得到學術界的批判指正。

大型學術著作的出版本來就十分艱難，加上撤稿、毀版等變故，使《古史考》在體例上、編輯方針的貫徹上，都存在一些不如意。我們不奢望後人將它作焦尾琴看待，只希望後人瞭解我們身處絕境尚在工作。再次感謝湖北民族學院的大力支持，感謝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的患難襄助²⁰，感謝多年的合作夥伴王新勇先生，感謝堅定鼓勵我工作的楊永賢女士，以及一些不願透露姓名的熱心人。

吳銳

二〇〇六年五月

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¹⁹ 《古史考》正文 411 篇，附錄 10 篇（其中 1949 年以前的占 4 篇），共計 421 篇。

²⁰ 《古史考》出版前，蘭州大學歷史系有意支持，因此《古史考》各卷首頁曾對蘭州大學歷史系鳴謝。後來蘭州大學歷史系放棄支持，經本人與蘭州大學歷史系主任王希隆先生協商，承王先生 2004 年 6 月 22 日回復，友好說明不存在合作關係。《古史考》如能再版，刪除「蘭州大學歷史系」一行即可，這樣才符合歷史本來面目。

目 錄

上編 疑古與走出疑古

- 一 顧頡剛先生疑古思想的進步意義
——《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二輯編後
……………（1986年）王煦華 3
- 二 有沒有「走出疑古時代」的一天？
——百年史學歷程回顧二題
……………（2000年）王家範 7
- 三 新出土資料的發現與疑古主義的走向
……………（2000年）谷中信一 27
- 四 「疑古時代」是怎樣「大膽」走出的
——學習第十三批判筆記之一
……………（2000年）吳 銳 39
- 五 如何正確理解「層累造史」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
……………（2002年）李錦全 113

中編 關於文獻與考古的對應

- 六 「走出疑古時代」的腳步應堅實一些
——試論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關係
……………（1998年）張豐乾 127